

一山藏万象，小城有风华

——瓯江畔的云和岁月

□西渡

群山围合，瓯江流淌。云和静静栖于浙西南群山褶皱之间，面积不过 989.6 平方公里，人口 13 万。在广袤华夏的版图上，它只是微小的万分之一，轻得仿佛可以被山河忽略。

可世间风物，从来不以大小论格局。恰如古园方寸藏丘壑，这方小小的山城，于山海褶皱里沉淀千年文脉，于岁月风雨中扛起家国大义，于山野寻常处生长人间烟火。小城虽微，格局极大；疆域虽窄，底蕴醇厚。

天地有大美，山水有初心

古来文人落笔“云和”，皆为清雅温柔的意象，是瑟瑟婉转、丝弦清音。李白低吟“遥知玉窗里，纤手弄云和”，王昌龄浅赋“斜抱云和深见月，朦胧树色隐昭阳”。千年前的风雅诗意，恰好落满今日故土。此地以云为名、以和为魂，幽谷生云、碧水润城，山水相依、和合共生，自然灵秀与人文温韵相融相生，养出云和独有的温润风骨、从容气度。

山河不语，岁月留痕。这片土地的文明薪火，远比置县光阴更为悠长。显圣湾的远古陶片，镌刻着新石器先民垦荒劳作的烟火印记；黄山上遗址的残垣、牛草垄汉墓的古砖，静静诉说着八千年生生不息的人文传承。时光从不用疆域丈量厚重，一代代先民依山拓土、临水而居，在群山阻隔间扎根生长，沉淀出这片山野最深沉、最纯粹的文化根脉。

明景泰三年，云和正式置县，取浮云、元和二乡之名定名，自此文脉绵延、薪火不绝。瓯江奔涌千年，滋养两岸沃土，也打通了山城的山海前路。旧时云和百姓依山兴业、傍水谋生，烧制青瓷、贩运茶木，一叶舟楫顺着瓯江诗路扬帆，汇入海上丝路的浩荡浪潮。明代银官局落地于此，先民凿山垦荒、精工劳作，岁岁耕耘、代代雕琢，终成今日闻名天下的云和梯田。千层叠翠铺山野、千米落差揽云烟、千年农耕续文脉，这独一份的“三千气韵”，便是云和山水最质朴、最磅礴的岁月注脚。

一砖一瓦藏春秋，一草一木载文脉。古窑遗存、青铜旧器、山野残砖，静默伫立在时光深处，见证小城沧海桑田、岁岁新生。云和的“小”，是容纳万象的谦卑；山河的“静”，是厚积薄发的从容。

山水有清音，四季皆盛景

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让云和四时皆画、步步成景。著名作家张抗抗笔下的云和梯田，追尽了山城四季的极致风华：“春梯田，是一轴淡淡的水墨画；夏梯田，是一帧精美绝伦的绣品；秋梯田，是一幅色彩浓郁的油画；冬梯田，是一幅轮廓分明、庄严冷峻的黑白木刻。”这段文字入选高考语文试题，让藏在浙西南山野的梯田盛景，跨越山海，走进万千人心。

春至水暖，千亩梯田蓄满清波，层层水镜倒映流云青山，澄澈空灵、诗意满盈；盛夏葱茏，万顷禾苗叠翠铺坡，绿浪翻涌、生机盎然；金秋岁熟，遍野稻浪鎏金铺锦，山河尽是丰收暖意；冬日雪落，素雪覆田、山野留白，梯田轮廓清峻肃穆，自带山河沉静之韵。四季轮转，景致更迭，岁岁年年，各有风情，从不重复。

瓯江穿城而过，汇集成浙江第三大人工湖——云和湖。一湖碧水澄澈如玉、烟波浩渺，藏尽浙南山水灵秀。长汀湖畔，三万余平方米的细腻白沙滩绵延水岸，挺拔棕榈迎风摇曳，灯塔静立湖畔，远山含黛、近水含情，造就独一份“山里看海”的山野奇景。赤石湖畔，云曼瑞锦酒店如明珠静卧碧波，千米悬空长桥联通尘世，凭水临风、静谧雅致。岸边玫瑰园繁花次第、四季争艳，百余种花木芬芳满坡，错落的云栖木屋隐匿林间，清风穿林、花香袭人，是藏在山野间的浪漫秘境、温柔乡梦。

安溪、雾溪两畲乡古韵悠悠，代代相传的凤凰装色彩绚丽、灵动雅致，每年“三月三”盛会，长桌宴飘香山野，畲歌婉转、民俗热闹，淳朴热忱的畲乡风情，为这片温柔山水添了鲜活灵动的底色。

山水不语，自成价值。深耕生态沃土，云和依托山野风物，深耕“丽水山耕、丽水山居、丽水山景”特色品牌，把绿水青山的灵秀，转化为百姓触手可及的安稳幸福、烟火日常。作为“中国木制玩具之乡”，云和将

温柔童话揉进城市肌理，街巷景致、公园庭院、街头小品，处处藏着匠心童趣。童话不再只是一张产业名片，早已沉淀为小城温润纯粹、向阳而生的独特气质。

全县森林覆盖率高达 81.5%，清风常驻、空气常新，坐拥万亩云海、万亩杜鹃、万亩竹林的自然奇观。万亩盛景衬方寸县城，微小与辽阔、静谧与蓬勃、古朴与新生在此共生相融。云和人始终温柔守护着故土文脉，修缮古村老屋、留存街巷肌理，守住一山一水的本真，留住一城一乡的乡愁，让千年烟火岁岁绵延、生生不息。

小城担大义，烽火铸风骨

山水养温润之气，岁月砺家国之骨。看似温婉宁静的云和，风雨岁月里，始终有一身铮铮铁骨、一腔赤诚肝胆，在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以方寸山河扛起家国重任，镌刻下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1935 年 5 月，粟裕、刘英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主力进驻云和尖坳村，在此召开至关重要的政委会全体会议。彼时队伍历经鏖战、前路未卜，一场会议定乾坤，毅然作出从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的战略抉择，扎根山野、植根群众、坚守浙南。一场山村里的深夜研讨，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点亮星火、指明前路，凝练出“求是挺进”的滚烫初心。八十余载岁月流转，尖坳村旧址初心不改，毫耄老人日复一日自发升挂国旗，党旗与军旗，鲜红旗帜猎猎迎风，让革命星火、挺进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山河风雨未歇，家国初心不渝。1939 年 4 月，周恩来先生亲临云和小顺村，视察浙江铁工总厂。面对千余劳工，他登台宣讲抗日救国大义，一句“人字两脚立地，工人是顶天立地的”振聋发聩、激荡人心，唤醒无数民众的家国热血。深夜会晤、彻夜磋商，“周黄会晤”共谋抗日大计，为浙地抗日力量积蓄、民族救亡事业发展，筑牢坚实根基。岁月无声，丰碑有痕，小顺村的纪念碑静静矗立山野，镌刻着山河大义、赤诚初心。

1942 年，浙赣战事告急，风云动荡、山河飘摇，浙江省政府南迁云和，这座小小山城临危受命，成为战时浙江省会，历时三年零四个月。一时之间，各界仁人志士汇聚于此，祠堂为

署、民舍为庐，陋室栖身、共赴国难、死守山河。民间流传的老话“小小云和县，三爿豆腐店，城内打屁股，城外听得见”，道尽旧时县域的狭小局促，更见证了小城以微躯担大局、以方寸托文脉的赤诚担当，成就了战时“小杭州”的热血佳话。

危难时刻，山河寸土皆为战场。同年八月，惨烈的方山岭战役骤然打响，两千余名日军从松阳进犯，妄图翻越山岭，攻占省会。方山岭屏障云和、扼守咽喉，鸡公骑坳一线便是生死防线，一旦失守，县城危在旦夕、浙南防线或将崩塌。浙江省保安第三团将士临危受命，死守山岭，依托险峻山势，与装备精良的敌军浴血鏖战三天三夜。本地乡民挺身而出、引路驰援，深山密林周旋御敌，坳口死守不退、浴血阻击。硝烟散尽，山河得安，这场血战彻底击溃日军阴谋、稳住浙江抗战局势，成为扭转浙南战局的关键一役。山间矗立的英烈纪念碑，字字铿锵、岁岁伫立，铭记着忠魂热血、山河风骨。

乱世烽烟里，文脉从未断绝、书香从未消散。英士大学、之江大学迁驻云和，一众文人学者扎根山城、潜心治学、传道济世。潘天寿执鞭授艺，以笔墨寄家国、以丹青抒赤诚；冯雪峰隐居山野，于清贫困顿中笔耕不辍、坚守初心；余绍宋潜心修志、接续文脉，补全百年文脉断层，闻抗战大捷，欣然赋诗抒怀，一腔家国赤诚跃然纸上。

星火赓续，初心传承。云和先贤魏兰心怀家国、矢志报国，散尽家财创办先志学堂，以新式教育播撒新思想、培育新青年。陶成章曾在此授课传道、启蒙民智，一方小小学堂，悄然点燃浙江辛亥革命的燎原星火，让家国理想、奋进精神扎根浙南山野。

山河为证，岁月为名。云和的方寸之土，从来没有怯懦与退缩。从尖坳村的星火启航，到方山岭的浴血坚守，从乱世文脉的薪火赓续，到仁人志士的赤诚报国，这方万分之一的故土，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倾尽所有、义无反顾，用坚韧与热血，铸就了忠诚担当、求是挺进、植根人民的山城品格。

小县谋大智，木玩启新程

烽烟散尽山河静，岁月安然启新

程。历经风雨淬炼，云和始终坚守初心，在群山围合的山野之间，探索属于山区小城的安居之路、共富之路、新生之路。

2001 年，云和开启“小县大城”的创新探索，打破群山阻隔、地域局限，有序引导高山远山群众下山集聚，告别深山闭塞、地质隐患，搬进配套完善、烟火温暖的新城新居。二十余年久久为功、接续奋斗，全县城市化率稳步攀升至 74.48%，四万余名山区群众走出大山、安家立业，近六成农民实现安居转型、就近致富。深山旧貌换新城，山野百姓迎新生，城乡共生、山海共荣，山城的烟火愈发温润丰盈。

立足山野禀赋、深耕特色赛道，云和的产业新生，始于一方小小木玩。上世纪七十年代，依托本土优质林木资源，从简易木料加工起步，一代代匠人深耕细作、精益求精，让小小木玩走出山野、联通世界。历经数十年沉淀培育，如今全县拥有木玩企业近一千一百家，从业人员超三万人，产品远销全球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占据全球近四成市场份额。方寸木玩藏匠心，小小玩具通天下，山城以专注坚守特色，以匠心铸就品牌，走出了一条“小而特、小而精、小而优、小而美”的特色发展之路。

云和深谙，山区小城不必贪大求全、跟风逐流，找准自身禀赋、守住自身节奏，便是最好的成长。深耕特色产业、雕琢城市品质、集聚人间烟火、释放生态价值，避开千城一面的同质化困境，在山野之间走出一条适配山区县域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当年红军挺进师“求是挺进”的初心，早已融入山城血脉，化作一代代云和人踏实奋进、笃行致远的底气与定力。

小城虽微，大有可为；方寸之地，自有乾坤。群山挡不住前行脚步，地域局限不了追梦初心，云和以温柔坚守、笃定实干，在山野之间绽放独有的璀璨风华。

一域藏山海，此境最云和

回望八千年岁月悠长，细数一座城前世今生。

从远古陶片的文明微光，到瓯江两岸的舟楫千帆；从尖坳星火的理想启航，到方山岭上的热血坚守；从小小木玩漂洋过海，到小县大城蝶变新

生——云和的故事，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传奇，却是一曲以小博大、以微见远、笃行不怠的山野长歌。

县域是方寸之小，格局是天地辽阔。小城无辽阔平原，却有容纳万家的胸襟；山城无浩瀚江海，却有奔赴山海的远志。

今日云和，山水温婉、文脉绵长、风骨凛然、烟火丰盈。登临梯田之巅，可赏四季丹青、云海翻涌，品读一纸山水诗意；漫步云和湖畔，可揽碧波万顷、清风满怀，踏沙滩落日、享山野温柔；游走赤石秘境，可栖木屋、赏玫瑰、宿木屋，邂逅山水浪漫；踏访红色旧址，可回望峥嵘岁月、致敬热血忠魂，传承不息的挺进精神。

山水滋养烟火，风物治愈人心。属于云和的滋味，是山水本真的清甜，是岁月沉淀的温柔。家喻户晓的赤石鱼头，取自云和湖一类净水滋养的有机活鱼，现捕现烹、大火浓汤、慢炖入味，鱼汤乳白醇厚，鱼肉鲜嫩清甜，紫苏辣椒提香去腥，一口入喉，满是湖山本味。依托原生食材，本地人匠心衍生“一鱼七吃”，鱼头温补、鱼皮爽口、鱼鳞冰润，一物尽展山野鲜香，多次登上央视栏目，成为远近闻名的山城招牌。

最动人的烟火，藏在寻常街巷、畲乡人家。一碗豆腐娘，是云和人刻在心底的家常味道，应季毛豆现磨成浆，不滤渣、原味烹煮，佐以山海小鲜或山野时蔬，嫩而不稀、鲜而不腻，一口尝尽山野纯粹。搭配一枚刚出锅的油筒饼，便是最地道的云和风味。金黄酥脆的外皮裹着清甜萝卜内馅，外酥里嫩、咸香回甘，一代代老手艺人坚守古法、朴实经营，数十年价格亲民、味道如初，小小的饼香里，藏着山城最淳厚的温柔、最绵长的年味。

云和不大，刚好装得下山川诗意、红色风骨，也容得下人间烟火、岁月安然。

山不语自高，水不争自流。八千年文脉浸润，百余年风骨传承，今日的云和，携山水灵秀、红色基因、匠心产业、烟火温情，在浙西南群山之间从容生长、温柔绽放。

方寸县城，藏万象山河；一城风月，赴万里风华。梯田观云、湖畔听风、山里逐海、烟火寻暖，这方温柔坚韧的故土，静候八方来客，共赏山河盛景、共赴岁月温柔。

遗失声明

兹有云和县白龙山街道黄水碓村第七村民小组遗失开户许可证 1 份，核准号：J3433000406201，账号：330607120100011450、461012010101458008；黄水碓村第九村民小组遗失开户许可证 1 份，核准号：J3433000406401，账号：3306070120100011423；黄水碓村第八村民小组遗失开户许可证 1 份，核准号：J3433000406301，账号：3306070120100011435、461012010101141378；黄水碓村第四村民小组遗失开户许可证 1 份，核准号：J3433000407402，账号：3306070120100011524、201000118279329、461012010104183511；黄水碓村第十村民小组遗失开户许可证 1 份，核准号：J3433000099102，账号：3306070120100011512、1109030201201000009347；黄水碓村第六村民小组遗失开户许可证 1 份，核准号：J3433000406101，账号：3306070120100011474、461012010101486766；黄水碓村第三村民小组遗失开户许可证 1 份，核准号：J3433000405901，账号：33060070201000001796；黄水碓村第五村民小组遗失开户许可证 1 份，核准号：J3433000679101，账号：201000189876767；黄水碓村第一村民小组遗失开户许可证 1 份，核准号：J3433000098004，账号：1109030201201000034677；黄水碓村第十四村民小组遗失开户许可证 1 份，核准号：J3433000323101，账号：201000099130701；声明作废。

兹有云和县白龙山街道程宅村第一村民小组遗失开户许可证 1 份，核准号：J3433000444101，账号：201000125378938；程宅村第二村民小组遗失开户许可证 1 份，核准号：J3433000322801，账号：201000099126199；程宅村第三村民小组遗失开户许可证 1 份，核准号：J3433000628201，账号：20000174913370；程宅村第五村民小组遗失开户许可证 1 份，核准号：J3433000726201，账号：201000204827603；程宅村第六村民小组遗失开户许可证 1 份，核准号：J3433000525401，账号：201000149475346；程宅村第九村民小组遗失开户许可证 1 份，核准号：J3433000267803，账号：201000085039407；程宅村第十村民小组遗失开户许可证 1 份，核准号：J3433000323401，账号：201000099126361；声明作废。

兹有云和县白龙山街道泓新村第七村民小组遗失开户许可证 1 份，核准号：J343300132671，账号：201000348799361，声明作废。

兹有云和县白龙山街道大坪集体经济组织第一村民小组遗失开户许可证 1 份，核准号：J3433000269202，账号：201000085523458，账户名称：云和县白龙山街道大坪第一村民小组，声明作废。

2026年10月23日

“大城”支撑——云和木玩业纪事之五

□徐焕凤

清早六点，大坪小区的巷子里已经有了响动。电瓶车一辆接一辆地挪出来，车把上挂着饭盒，后座上绑着工具箱。几个女人蹲在楼道口系鞋带，绳子勒紧了，便快步往东边走。东边是“木玩共富工坊”的蓝棚顶，门已经开了，里头透出暖黄的光。这光一天要亮十几个小时，照亮三万多双在山里刨惯了土、如今改刨木头的手。

三万人——放在别处只是个数字，在云和，却占去全县在业人口的大半。他们从前住在七千多个山坳里，屋前是坡，屋后还是坡，种一季稻要弯八千次腰。二〇〇一年春天，县里喊出“小县大城”的时候，许多人不信。山那么大，城那么小，人怎么装得下？可木头不一样。木头不嫌人笨，不嫌人手慢，只要有耐心，一块方方正正的松木总能锿出个小熊脑袋来。于是第一批人下来了。他们背着铺盖卷，也背着半信半疑。

老周是那年秋天到的。来的时候县城只有几条短街，厂房稀稀拉拉，像刚栽下的树苗。他进了第一家招工的玩具厂，头一个月挣了四百块——比在山里刨一年土豆还多。他把钱攥在手里，纸票子都被汗润湿了。后来他学会了用砂轮机，学会了看图纸，学会了把一块木头变成出口到德国的拼图。再后来他自己开了厂，招了四十多个同乡。现在他的手指头粗得像胡萝卜，却能给小木马的鬃毛刻出丝来。

这双手的故事，在云和县城里到处

都能撞见。全县一千一百家木玩企业，十家里倒有八家的老板是从山下走出来的。他们办厂，又吸纳了七成下山农民的就业。产业像一棵大树，枝枝杈杈地长开来，树荫底下站满了人。六十个百分点的农民下了山，八十个百分点的居民挤进了城，九成六的企业在县城落了户。山还是那些山，但山空了，城满了。满城的木屑味儿，浓得能呛出眼泪，却没人觉得不舒服——那是活路的味道。

有几年，云和木玩的产量悄悄爬到了全国六成六、全球四成的份额。这话说起来轻松，可你想想：新加坡的幼儿园里孩子搭的积木、洛杉矶商场里圣诞老人手里的木头雪橇、东京文具店货架上那一排排彩色七巧板——每十件里头有四件，刨花是从云和飞出去的。飞过太平洋，飞过印度洋，落到八十多个国家的柜台上去。去年产值七十五个亿，占了全县工业的小三成，把这些山民的腰板撑得鼓鼓囊囊。

但真正让人踏实的还是钱。是那个叫“共富工坊”的地方。

大坪小区和南山小区的工坊里，女人们围着长桌坐成一圈，手里捏着小木珠或拼图块，串一串、拼一拼，八小时下来能挣一袋米钱。从前她们要翻两座山才能找到一份零工，现在电梯一摞，从家到工坊只要三分钟。工坊的窗户正对着小区的花坛，花坛里种着从老屋基上移来的栀子。花开的时候，香气从窗户缝里钻进来，混着木头的味道，竟让人分不清是在城里还是山里。

到了周五黄昏，这股气味便又混进另一种香。老周夫妇骑上电动车，沿着盘山路回老家去。四十分钟的路程，木屑味儿渐渐淡了，野果子香漫上来。老屋后的杨梅紫得发黑，茶叶正该采第三茬。他们摘了，装了，周日清早载回县城。南山小区门口支起小摊，女人一边卖杨梅一边串木珠，买杨梅的问她：“一斤果子换几颗珠子？”她笑道：“换二百颗，够串一串风铃。”那人便也笑，果然买一斤杨梅，再讨一捧木珠去。山和城，就在这斤两之间黏合了。

这种“城乡双栖”的日子，如今是云和的寻常景致。平时他们是城里的产业工人，流水线上打磨着出口全世界的玩具；周末他们是山里的农户，伺候着几亩果园和茶树。城里的房子有暖气，山里的老屋有祖坟，两边都是根。从前人说“离土不离乡”，云和人是“离山不离根”。山在那里，城在这里，中间只隔一条四十分钟的盘山路。路是后来修的，宽宽敞敞，像一根血管把城乡的养分来回输送。

夜深了，工坊的灯陆陆续续地熄。只有博物馆还亮着一盏，照着玻璃柜里那只一九七〇年的小木鸭。漆色剥落了一半，露出底下苍白的木纹，歪着头，像在打量柜外来来往往的人。它大概想不到，五十年后，满城会有三万人跟它一样——被木头养着，被木头牵着，从一座又一座深山里走出来，最终在这座用刨花堆起来的小城里，安了身，立了命。